



鲁迅给人匕首投枪的印象，他峻厉冷漠，似乎不苟言笑。按照传统讲法，人人都会说他是“批判现实主义”的，而不是“浪漫主义”的。其实不然，仅仅是一个“现实主义”的标签完全不可以概括鲁迅先生，因为他是那么丰富饱满的一个人，可以说既冷漠又热情，既严肃又幽默，既“现实主义”，又具有高度的“浪漫主义”。他的诗、散文，特别是他的小说和杂文，真是浪漫和有趣极了。他执笔仗的那些文章都写得辛辣多趣，是一个在近身搏斗中都不忘开个玩笑的人。实在一点说，我们很难用“现实主义”或者“浪漫主义”来框定鲁迅先生，因为他超越了所有这些“主义”，是一个热爱真理、最爱美最有趣最多情的人，他的杂文是诗，他的创作实践实际上确立了杂文这种文体的最高境界——诗。

现代作家中，鲁迅的丰富厚重是难以超越的。出于逆向思维的执拗，进入九十年代以后有人总是将另一些现代作家置于鲁迅之上，极尽性。鲁迅关怀的强烈，整个生命蕴含的悲剧因素和道德感，远远不是另一些闲适趣味可以望其项背的。当然作家和作家的世界不同，风格不同，审美取向不同。但尽管如此，生命性质与量级的差异，我们还是能够感受得到。

如果说艺术只有浪漫的，那么离开浪漫的距离，也就等于离开艺术的距离，离开诗的距离。一个纯粹的“现实主义者”，这怎么会是杰出的艺术家？莎士比亚不浪漫吗？雨果不浪漫吗？所谓的批判现实主义的代表作家托尔斯泰、陀思妥耶夫斯基，甚至是巴尔扎克，他们不浪漫吗？巴尔扎克多么“现实”，可是他作品中越是写得好的，也越是具有浪漫气息。他的志向是做“时代的秘书”，也是要如实地记录自己所处的时代万象。可这只是他的宣言而已，他其实是相当顽皮和冲动的，远没有老老实实在做个“秘书”，而是一个出色的幻想者和创造家。他写的《朱安党人》，其中一个怪人翻译过来叫“走下地”，这人穿着一双木头鞋，个子矮壮，总是拿着一杆大鞭子，随时都要把敌手一鞭子打倒在地。《沙漠里的爱情》写狮子和人的情感，一切描述都夸张到了极处。我们熟悉的欧也妮·葛朗台这样的人物，也是极度夸张的。

其实谈到诗和文学总是如此：作家“浪漫”程度的不同，往往也决定了他们艺术量级的不同。



脚踏车 (中国画) 沈雪江

一场病，改变了我价值观念。三十多年前的事依然历历在目。那年，七十多岁的祖母皮肤上突发红白相间的斑块。到医院一查，诊断为血小板减少症。医生说病情凶险，只有输血才能延续生命。祖母养育了一大家子人，慈祥温暖，我们都不想失去她。我第一个跑去医院要求给祖母献血，医生一检测，摇了摇头，血型不匹配。接着，父亲、母亲、弟妹们，血型都不匹配。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，血源稀缺，不像现在能统一调配，我们全家陷入了死亡的恐慌里。

节骨眼上，医院找到了血源，一位匿名献血者出现了，为祖母输了两次血，祖母病情迅速好转，一直活到九十多岁。可无论怎样打听，我们没能找到那位好心人，他隐匿于茫茫人海中。

祖母的事让我萌发了献血的念头，由此踏上一条“不归路”。起初，每次献200毫升，后来改为400毫升。起初一年献一到两次，后来一年献十次八次。起

《弟子规》讲：“冬则温，夏则清；晨则省，昏则定。”为什么要接着讲这两句呢？如果说前四句讲的是人的行动力、执行力、主动性、积极性，那么这两句讲什么呢？讲人的感受力。冬天到了，冷了，马上想到爸爸妈妈应该添衣服了，马上想到我的儿子、女儿应该添衣服了，马上想到我的百姓应该取暖了。你看，当每一个家庭成员想到，冬天到了家人都不要被冻着，这个家人就会有责任感。当一个官员想到冬天到了，老百姓都不要被冻着，他应该是个好官吧？在这里，只是以“冬则温，夏则清”为例，让人

上海人称自行车为脚踏车。兰令、三枪是英国货，凤凰、永久则是上海品牌，分男式车、女式车。永久13型锰钢车是男车中的翘楚，凤凰26英寸轻便车则是女车中的佼佼者。普通家庭以拥有一台凤凰或者永久车为奢望。

大姐参加工作了，是一个体面单位，属仪表局系统。攒了几年钱买了一辆全链条带双铃的凤凰26英寸轻便车。她负责骑车上班，我负责揩车、打气，星期二仪表系统的厂休日，这辆车归我用，屁颠屁颠的。

弄堂里有脚踏车的家庭本来也不多，有的也是“老坦克”（旧车）。三号杨家伯伯在永安公司自行车柜台做，家里脚踏车升级换代最勤。杨家阿三喜欢脚踏车，只要杨家伯伯“店休”，他便骑着脚踏车满世界溜。

第一次阿三带我，不敢去远，到北新泾。当年的北新泾属于近郊，捎带买一点蔬菜，新鲜又便宜。我俩起个大早，将脚踏车推出弄堂，拐弯上车。河南南路是弹路路，链条撞击链罩，哗啦啦地骑一路、响一路。进入延安东路往西，车胎在平坦的柏油路上擦出沙沙的响声，盯上一辆71路公共汽车，它进站我们超前，它出站我们在后，一直追到中山西路，实在很过瘾。再往西就是虹桥乡了，当时叫人民公社，虹桥路两侧田园牧歌，农田、庄稼、牲畜，还有隐藏在树丛

的乡间别墅，把城市的喧嚣远远地抛在后头。郊区是煤屑路，走在上面十分颠簸，骑着骑着脚下越来越沉，头上开始冒汗，内衣贴在身上，汗津津的。阿三关照不要急，慢慢走，终于来到哈密路，沿新泾港往北就是北新泾镇了。老街在河边，十分狭窄，陈旧的铺面大都改为住家。只是从旧店招牌和牌门上还能看出曾经的过去。菜农们把刚刚从自留地里挑来的青菜、菠菜、塌棵菜……摆在路边，看到从市区来的人，价格总要往上提一点，当然也可以讨价还价，总之比市区便宜许多。中午，和阿三两人在一家小饭店里吃了碗馄饨，欢欢喜喜地踏上归途。

有了一次经验，就开始筹划单飞了，目的地是南汇。1968年春天，父亲义务

### 《弟子规》与感受力

们养成知冷知热的能力，也就是感受他人需要的能力。所以，“冬则温，夏则清”这两句话的背后蕴含着深邃的人生智慧，那就是培养一个人的感受力。一个人对事情的度的把握就在感受力里面。我们看到好多孩子没有饥饿，本来已经吃得撑了，还在吃，就是因为感受力不够。有些孩子甚至把感受力破坏掉了。那些猝死在网吧里的孩子，他们对生命的感受力彻底丧失了，被习气彻底绑架了。一个人的感受力足够，他会有疼痛感，身体稍有不适，他马上会感受到。该

献血，要想吃只老母鸡补补，市区菜场连个影子也没有。阿三说只有跑郊区。于是想到南汇，因为是远郊也许会便宜一些。提前几天我把地图看了看，头天又把自行车揩了又揩，机油加得满满的，轮胎打得鼓鼓的，第二天天刚蒙蒙亮便上路了。也是走河南南路往南，左拐经中华路，右拐经董家渡路，来到黄浦江边的渡口。当年自行车过江要买两枚塑料筹码，价格为一角二分。汽笛鸣响，渡轮徐徐驶向东岸，微风把江水特有的腥味带入船舱，心里有点说不清道不明的感动。上岸是浦东塘桥，穿过杨高路，走一段便是沪南公路了。一边骑行，一边复述着地图上的路线，先北蔡、后周浦、再航头……公路两侧除了一排排涂了石灰水的杉树外，几乎遇不到行人。偶尔一辆长途汽车驰过，扬起一阵尘土，扑面而来，眼也不敢睁，气也不敢喘。四月是桃花盛开的季节，南汇的桃园大部分分布在公路两侧，忍不住把脚踏车推下公路，置身于花海之中，浑身的疲惫顿时消散。就这样，骑骑停停、停停骑骑，到了新场镇再也没有力气往前走了。

午后的镇镇阳光十分热烈，街上静悄悄、空荡荡的，社员们都下地去了，孩子们也上学去了，只有三三两两的老人在院子里忙碌着。终于找到了自由市场，卖鸡的小贩蹲在地上，一旁放个竹篮，篮里装着一只老母鸡，也不叫卖、也不开价，走了一圈，看中的还是那只。说个价，一手交钱，一手交货。我把母鸡放在自行车的网兜里，翻身上车，继续上路。

回程往西，夕阳把地平线染得通红，晚风吹来带着一份寒意。因为公路上没有路灯，担心天黑以前赶不到浦西，于是使劲蹬。身后传来轰鸣声，一辆跑运输的小拖拉机超了上来。我灵机一动，腾出左手搭在车帮上，瞬间非机动车变成了机动车，只可惜捎了几公里，拖拉机便下了公路。终于在天黑前登上了轮渡，回到浦西已是万家灯火了。

今北新泾毗邻虹桥开发区，新场古镇属于迪士尼辐射区域，曾经沧海已为桑田，我也从少年变成了老人，只有乡愁，依然是。

### 给她点赞

那天，我带着妻子和女儿买装修的材料，结束后，打算到隔壁商场的五楼去吃饭。在一楼，有不少人在等电梯，人们都集中在靠右边的电梯旁边。突然，左边的电梯门开了。我招呼太太和女儿：“这边门开了，到这边来吧！”大家听到我的喊声，哗啦啦全部跑过来了。我们一家站在门口。电梯里的人满满当当的。

突然，有人骂了一句：“我操！”我的个子高，顺着人头的缝隙就看见了骂人的人。是一个五六岁的小男孩，戴着一个黑色边框的眼镜。妈妈抱着他，站在最里面。这位妈妈黑着脸，表情很严肃，生气地说：“你再说！”小男孩好像知道妈妈生气了，突然变得腼腆起来，他羞涩地笑着，眼睛盯着妈妈的脸。这位妈妈说：“告诉我，你这话是从哪儿学来的？”小男孩回答得很干脆：“从我爷爷那儿学来的。”这位妈妈严厉地说：“你再说！说，从哪儿学来的？”小男孩迟疑地说：“是我自己想的。”这位妈妈又厉声喝道：“你再说！”

小男孩终于明白了，自己说错了话。我这个五十多岁的人心里暗暗发笑，因为我想起了我小时候，母亲也是这么对待我的。我说错了话，做错了事。母亲批评，最好闭口，如果分辨、争辩，大人只会更生气。大人的追问，只是为了让你思考，让你反思，并非是为了让你回答问题。我明白，小男孩不明白呀！

小男孩终于闭口了。这位妈妈继续说：“你要是再说这句话，我打你的嘴巴。”

这就有点儿威胁、恐吓的味道了。但我也知道，我们这一代人，哪一个人小时候没有经历过类似的场景呢？我小时候骂人，母亲也是非常严厉的。她说这个叫造孽，龙王爷记着账呢，骂得多了，龙王爷会把小孩抓到天上去的。我真的是被吓住了，一直到现在，都不敢骂人。

电梯到五楼了，我回头又看了一眼这位妈妈。内心充满了敬佩，这可不是件小事，这是关乎到子女教育的大问题。如果孩子养成骂人的习惯，长大了，恐怕社会就得教育他了。

我由衷地给这位妈妈点个赞。

我是郑世明，宁波古林镇西洋港人，当过兵，是共产党员。18年来，我个人累计无偿献血15万毫升，相当于30个成年人的血量总和。

我是一个小业主，在宁波南郊古林镇经营一个小小地板厂。经我的不断传播，地板厂里十多位员工，除了一个身体不符合献血条件，其他个个都是献血志愿者。我们地板厂有个规定，谁去献血，厂里报销来回出租车费，报销午餐费。有时我也亲自开着厂里的面包车送他们去献血。

2004年，我和好友陈贤德、杨永元参加了浙江省无偿献血志愿者表彰大会。这个大会让我们坚定了要将献血这件事做得更大。回来后，三人成立了鄞州区无偿献血志愿者服务队。队伍成立，很快发展，几年间，队员就到了600名左右。2009年，我们将队名改为“宁波

接受了。2004年7月，宁波市血源紧张，我跑到村里广播室一喊，不一会儿，竟有20多位村民前来献血，他们一天间献出了6000毫升救命血。

红色力量

徐海蛟 整理

2014年，国家给了我一个很高荣誉，我获得了中华慈善突出贡献奖。荣誉无价，它更坚定了我的信念，让我一生走在这条路上。

我是郑世明，宁波古林镇西洋港人，当过兵，是共产党员。18年来，我个人累计无偿献血15万毫升，相当于30个成年人的血量总和。

郭文斌

睡的时候就睡，该吃的时候就吃，该活动的时候就活动。但是现在的孩子感受力极弱，他们对自己的身体都没有感受了，怎么能对别人的需要有感受呢？

“晨则省，昏则定”，早上向父亲请安，晚上照料父母安睡。有用吗？非常有用。它让我们把感受别人的需要变成习惯。如果一个孩子从小“晨则省，昏则定”，这个孩子长大当了高官，他就会时时刻刻把百

姓的幸福作为施政方向。因为“晨则省，昏则定”已经让他把关心别人习惯化，把责任感常态化。一个孩子每天从晨省开始，从昏定结束，这一天中，他就会有一种责任在心中，时时想到爸爸妈妈有什么需要，爷爷奶奶有什么需要。看到一则新闻，某地有一位老人死了好几天了，家属还不知道。这是发生在我们生活中真实的事情。为什么老人死了好多天家属还不知道呢？人们已经没有了晨省昏定的习惯了。不要说做到“晨则省，昏则定”，每天给父母打一个电话都很少有人做到了。

我有一次参加一个传统文化大会，会后有一个宣言，其中有一条，每天给父母一个电话。跟踪调查，没有几个人做到。大家说，没有什么可说的，打个电话有什么用呢？打个电话本身就是意义，你打个电话的念头本身就是意义。为什么呢？你想到给父母打电话，说明你惦记着父母，这就是意义，这就是“晨则省，昏则定”。

从幸福学的角度来讲，孩子出门的时候说“妈妈，我走了”，你这一天是什么感觉？如果孩子把门

的关上走了，你这一天会是什么感觉？孩子出门说一声“妈妈，我走了”，你会整整一天都有劲头，再苦再累你都觉得值得，因为我有这样一个好孩子。如果这个孩子咬的一声把门一关就走了，你会想，我怎么生了这么一个忤逆儿。你会感到做什么事情都没意义，挣钱也没意义，奋斗也没意义。

有一次，一位家长跟我讲，他都想跟孩子同归于尽了。孩子把他气到那个程度了。人都有这个念头了，活着还有什么意义？“妈妈，我走了”“妈妈，我回来了”，别小看这两句话，它是幸福，幸福就这么简单。

晨省昏定练的是什么呢？练的就是我的心要跟父母的心成为整体。只有在这样的练习过程中，维护人类的永久性生存，维护人类的群体性生活，维护个体幸福才能成为可能。因为永久性生存也好，群体性生活也好，个体幸福也好，都从心和心的通开始。我们都知道身体不通就是病，就会痛，同样，家庭成员之间的心不通这个家就病了。而家庭正是构成人类永久性生存、群体性生活、个体幸福的单元之一，家庭不幸福，这一切就无从谈起。

给她点赞

安武林

小男孩终于明白了，自己说错了话。我这个五十多岁的人心里暗暗发笑，因为我想起了我小时候，母亲也是这么对待我的。我说错了话，做错了事。母亲批评，最好闭口，如果分辨、争辩，大人只会更生气。大人的追问，只是为了让你思考，让你反思，并非是为了让你回答问题。我明白，小男孩不明白呀！

小男孩终于闭口了。这位妈妈继续说：“你要是再说这句话，我打你的嘴巴。”

这就有点儿威胁、恐吓的味道了。但我也知道，我们这一代人，哪一个人小时候没有经历过类似的场景呢？我小时候骂人，母亲也是非常严厉的。她说这个叫造孽，龙王爷记着账呢，骂得多了，龙王爷会把小孩抓到天上去的。我真的是被吓住了，一直到现在，都不敢骂人。

电梯到五楼了，我回头又看了一眼这位妈妈。内心充满了敬佩，这可不是件小事，这是关乎到子女教育的大问题。如果孩子养成骂人的习惯，长大了，恐怕社会就得教育他了。

我由衷地给这位妈妈点个赞。

给她点赞

安武林

小男孩终于明白了，自己说错了话。我这个五十多岁的人心里暗暗发笑，因为我想起了我小时候，母亲也是这么对待我的。我说错了话，做错了事。母亲批评，最好闭口，如果分辨、争辩，大人只会更生气。大人的追问，只是为了让你思考，让你反思，并非是为了让你回答问题。我明白，小男孩不明白呀！

小男孩终于闭口了。这位妈妈继续说：“你要是再说这句话，我打你的嘴巴。”

这就有点儿威胁、恐吓的味道了。但我也知道，我们这一代人，哪一个人小时候没有经历过类似的场景呢？我小时候骂人，母亲也是非常严厉的。她说这个叫造孽，龙王爷记着账呢，骂得多了，龙王爷会把小孩抓到天上去的。我真的是被吓住了，一直到现在，都不敢骂人。

电梯到五楼了，我回头又看了一眼这位妈妈。内心充满了敬佩，这可不是件小事，这是关乎到子女教育的大问题。如果孩子养成骂人的习惯，长大了，恐怕社会就得教育他了。

我由衷地给这位妈妈点个赞。

十目谈

从一无所有到平凡中的伟大人人敬佩

责编：殷健灵 爱。